



劉子威集卷之四十九 太霞草之十七

長洲劉鳳子威著

與季朗書

孫禕亮僑孺校刻

昨奉書言公已旋返不勝愕眙夫公卿不下士  
卽下士而未得其人風之渝久矣間者聞子於  
游乃爲諸公所接遇甚殷謂三府版授徽署此  
特所以待次賢非所以禮子也必且進之

朝崇以超逾之選私竊幸甚幸甚旣乃聞當以  
次補吏六百石鄙又竊有以窺當世之心矣豈

患子才既殊絕漢廷無能及者一旦貴用主守將有所圖匡前之缺究施覃慮不憚改更易置造作功業抑謂奉典甲法令不敢少有損益雖一命以上必檢故事乃得授耶抑非常之舉常人所駭功未錯於耳目衆口未得調亦欲姑試而以漸進之耶若此者以常情議之耳今當路者明而習於治賢而熟於計其忠謀篤慮長駕遠覽必有異焉不與衆共之者也然恐謂古之道今不能行今所謂銓序之法選造之議進止

皆有尺寸必如是而後無隕越於下必如是而後無陵奪於上必如是而後無湫底怙滯壅闕之患是特吏議之牽於文法掾史之奉上也卽使一如令而益於治也幾何且常欲久其任矣亡何而法遽變是特以爲蒿矢焉滅弃其令也且闔胡不云

烈祖之舊乎雖設選舉法而所用乃出一時或一語合卽畀之機要重任何暇俟歲月考上問所由乎今既歸子於一日之間吾試譬之世之

知子也故昭氏之鼓琴也其令子之須次也故  
昭氏之不鼓琴也子無謂用舍進退無與乎絲  
桐之間也且使子習之久而進乎方且進而復  
求益方且黷然而深思方且得其志之所出方  
且鈞諧以鳴方且往而復復而不亂方且奏之  
而風雨清王道平方且以陽召陽以陰召陰方  
且改弦易按廢一於堂廢一於室且若是耶彼  
且以田連撫上成竅檝下審聲師消若魯遽調  
騶忌子以見是未始洞越於音而甚無當於鼓

也又不謂深攫之而疾勾之醪之愉以應宮徵  
壹以制之詘折高下得自爲奏哉然此皆窕言  
也故亦以窕聽之何預於士之所爲執負者書  
不云乎招世之士興朝榮民之士欣祿攻難之  
士矜勞砥名之士奮節辨說之士執構名法之  
士廣功遠汚之士槁枯厲脩之士貴際一曲之  
士敦已上無交士之禮則名譽不聞下無感奮  
之意則不顯其業故自悶於獨道是舜禹所不  
能勸也願慕於外者焦灼竭瘁不之顧也世無

以遲速之化爲夸者語而咻山林之馳其形性  
潛之乎不可見者以溢榮哉吾於魏子之歸且  
爲吾私喜而世權變化之概吾何用知之

與郁人文

日者西灝沉碣秋駕方騁想吾子宅憂何能爲  
懷僕少所相優相狎者俱藐矣惟魏季朗在江  
介今已復入燕行李之使不相及矣滅矣沒矣  
不可追矣季咸其可就語哉識公誠晚可與道  
胷臆者舍公誰元美誠入道然觀其述作語津

津典制官秩爵謚崇庠類名法家言其不能忘  
世乎僕素薄於榮勢雖度數比詳未至無辨然  
多邁往遺落邇從外典綜空寂祁滅想未能耳  
於去來長短數庶不累乎特餘習在喜談詠手  
筆間作忽忽不自知此亦道所禁無如未斷何  
時復懷公亦緣玩弄歡適非此則無故公可與  
寥廓游乎卽潛昧復顯若寤寐然恣所之何等  
不可者吾豈局局然有方之士哉苟未暇從則  
且爲一日娛輕凌倒景覽觀霄霓姚冶變化歛

忽宵深見美光黃氣無謂人將疑我不能卽有  
所擬其能測我所出哉又不則論九臣十四臣  
荆巫媼覲喻鬼神之事乎然吾又安能役利細  
民鬻海幹山地淳鹵耘芋取稱息作生產也吾  
子視僕雖老氣不能稍絀下舉世無足當者雕  
蟲小伎聊可寄耶若欲湛思默慮幽索奧研縱  
尋徃初積以歲月成一家言以貽之後僕亦未  
屑也古以文命者其以名聞於今固亦僅僅以  
其言傳者不猶鮮耶傳矣於一時或未信而能  
信之百世乎所謂不能行於當身則天下與來  
世可知矣故謂郁子無自勤而僕自不免是自  
爲者不如爲人也不遺子嗚噓乎邇殊爽爽欲  
與景氣爭寫子能一過不相與少肆橋厲以姍  
笑盤礴矜抗傲睨舒發吾鬱鬱者敢重與子圖  
之

僕一見子以爲絕倫每向人道子子素傾王子  
先講王子王子未嘗奇子也僕固易動耶且華  
君仙者僕徃請王子亦未嘗及也當故有意耶

與郁人文

日夕以冀辱貺臨之乃聞儼然在衰經之中使  
悼心失圖太夫人幸安當貞卜永享云胡不淑  
未能奔問傷如之何董遣一介將致纖纖之帛  
進不及禭禮猶可未遠乎幸吾子其不遽絕也  
哀無乃近毀乎太夫人幸哉有子可以不歿且  
人有親而思致其情誰不如我未有敢過於禮  
者吾子亦幸少安彊食余所見無當余心者惟  
吾子之以敢不用訊人之佻佻詭匿其衷而竊  
飾其辭冒昧以逞務盈其欲余每不忍况稔見  
之若吾子齊一尚慎辭哉而不克從吾誰與者  
雖吾子嬛嬛在疚然喪亦不可久也天感子以  
所不能解而慰子以能終其親孝莫大焉未嘗  
一日置養也於鴛羽之詩何有哉總總則爾猶  
猶謂何苟少領之請奉以無隕

與郁人文

僕不昌於辭當由老耶是可若何然意所存猶  
滔滔汨汨靡若流瀾不能自遏是其濫觴耶其

末流殆濁穢壅底不可滌治故人謂我不嫺辭  
令敖予所不知謂是其鬼莫何足存者予實病  
之欲盡削去復創闢一塗經啓別道異所從出  
若書所載咸弗崇之鑄唐蕩虞鏹殷漂周迺造  
爲範使選言綴辭爲名者惟我所開軌於我不  
軌於古且不戾於古光於今是其可不務乎夫  
屈折上下蕩陵漫衍汪無涘也崖隄巉萃峭峻  
削立變化不可概譎詭詆恣諧辨倏肆給捷昔  
之人所跨有併兼傲睨者吾據其要領而號今

易置指顧使之惟我所向我左肱迫於若木之  
陰而右啓出於王良之野恣且乎霄霓放唐乎  
宵渺蹈乎無人之域旋乎無有之卿彼且鞭捶  
驅策仡仡馳驟欲軼我塵而外疆中軋顛蹶不  
暇而敢望我乎轍跡之外乎將震蕩心神迴滴  
潰瞽遑惑悖亂而強曰我所之何易之焉有者  
我則以爲夷豫坦直康莊孔道允矣往來百爾  
所思不知我所之而妄詆我瑕釁非訛我闕違  
彈拾我越泆毀議我艱棘抨詈我遐縱揣量我



得失覆罪我滅弃舊程而滔踰盈溢何所不逞  
是我則然矣彼之漉漉內之稿枯窮悴無沛涌  
淫粥混混有源之勢而寂淡蹇躓陳陳其朽腐  
而自謂能不則磔裂襲蹈寄人藩籬思不鬯融  
而語不邁舉惟以耳學眩於取舍吠聲拾唾附  
顯者爲名假其封殖猶之佻佻矜厲也何者如  
人氣不充其形則尪悴羸瘠式微且腫何爽精  
之有乎彼才不能決潰橫流逸襄騰作灌輸兩  
涯隳毀隄防跳出僨輿時敗銜勒而局局焉自  
窘幅尺誇其寸長以語無方之士使必如彼爲  
是則彼何不能從我耶嗟乎郁子子於左氏幾  
似之矣願假子之靈以攝齊之子無讓主諸夏  
盟侃然率鍾鼓之師聲伐糾慝致其辟黜削懲  
艾文告詰責申之誓盟則僕請莅牛耳此敦史  
之事郁子其紹光前烈無曰人之不淑非我所  
知也予竊有虞焉

述語

歲在實沉之次月在析木日在斗柄時寒營且

盛水之司晨而月與日皆在北維此令之嚴凝  
閉藏之候也乃郁子儼然而庭辱予相與讓登  
喜可知已及席郁子興辭曰某吾子之私也敢  
賓焉者予曰某非子之賓則誰賓者敢固以請  
郁子卽席曰某辭不得命則請東向西向予作  
而曰不腆先人之敝廬僻陋在遠道弗未掃除  
吾子辱臨之不良苦乎郁子起曰某拜吾子之  
貺夫歌以發德至再焉某固不敢承其敢忘吾  
子之惠抑詩曰矢其文德又曰德音來括予則  
何有其夫子實備之矣某遂進而曰子與納言  
氏故乎言乃文之著也不自大夫蔣所乎大夫  
斐然於辭者也子於文曷徵乎夫今之文靡焉  
爾已靡者文之發越已極蕩而無止乎古者質  
則椎魯焉用而氣猶渾渾乎鬱積旁臯充滿乎  
文越則質謝子曷稽哉所以爲二大夫者以其  
緒語我郁子曰允哉子之言文則某所志焉爾  
已夫古者周旋唯諾揖降進退動容之文也盤  
盂几席宴豆俎簋享獻餽食賓姻酢酬之文也

聘問造請覲贄謁遺交會往來之文也抑吾於  
二大夫所不惟禮焉是務而敢有他其有辭命  
之及以宣述其衷敘陳物極考度典懿酌劑損  
益衡量輕重斟挹華實軌程百事敦洽百嘉吾  
未嘗不預觀焉或卒事不規吾所不知闕如也  
抑心所謂否其敢匿諸有告者曰陳子門焉予  
三肅郁子問所自陳子曰籍吾子舊矣未之能  
識乃今而觀與郁子謝予曰二君子皆以文命  
者也郁子命予無或不哀然予聞今之人惠於  
口咎乃厚其毒茲又何幾之預有若夫子憫於  
辭而不出諸其口士也游於名駕而之四方勢  
之卿大夫惟言是覲妄意時之所出變乃不可  
知以矯虛詭得所欲盜世之所甚美有顯聞休  
譽施於身是能無殃乎而幾以壽寵得歿夫子  
日潛於幽惟默之與休名固翳如而曰人聞實  
難已聞何害吾寧以吾之昭昭而患人之不聞  
乎故年及之矣卒弗有所眩矜屏晦荒遜單匱  
若將終身焉吾則如子何哉陳子曰若郁子游

其天者名曷預焉而以奸其中哉乃今知所謂文無待於外哉二子起辭予止之食曰藜藿不糝固野人之餐也敢以羞子二子曰若吾子食之而寧歎不足乎既進請夕二子視日已在奄中遂宵焉包貳不加於前而二子飲其醕酒若醇醴啜其芼羹若大烹焉厥明乃辭

與郁人文

昨得奉談欣止何限公溺苦於學恇信嗜古選言必左兼商轢周方今一人耳僕僅泛濫講家

芒乎未有畔也豈所望吾公哉然舉世所傾不在茲也而若茲公者豈憤於聽憤於是性獯愚無所分者乎故願一吐憤懣奮迅激矯自效於公前久矣公乃過而辱耳之乎夫今之摯諂也固矣其羃繫也完矣吾獨不與衆而生以奉交其產衆之口而萃毒於躬也滋深矣故輕於用訊者不長而蓋於非有者不久故願與公之論之也夫僕豈匿詭眴銜繆戾無當者乎抑遂與公獵隧踐登乎卽公讓而左僕讓而右震哉氣

矜之隆惟敵是吞茂有遺矣何睽視者猶盱眙  
扼腕尋丈間哉藩壤之軼凌安受其燼將心怍  
焉謝無勤者而又何敢恤其墜顛之有故辭之  
諄嗟嘆咿情之狙物者也詎誕隱非情之恣適  
者也詆誹棖觸情之侮肆者也冒憑怙盈情之  
倨憎者也流酒易陵情之僻幽者也吾御物之  
情能順而遂通而無違乎無寧博撫而無孰莫  
亦將淺志薄中一一而聽達不留訾乎古記有  
之聞流言不信適言不疑相優也無相睚眦不

有遐心是不於公乎望之誰也夫人之自好孰  
不然者吾衡藉之蹈厲之又從而倚之將無謂  
我實甚又不畜之有之育育乎油然而偕人其  
謂我何也夫奮乎千百世與人並行並止並出  
並入而獨謂殊者人不謂我佯也者所謂默默  
之化報報之反是故有以哉夫吾思軼玄眇而  
散入無方循跡也似滑稽眠姪一何汶汶者而  
察析皦微物不能以意遁明能效其所可知也  
莫能得其所不及且今之名者舉有藉也乘顯

尊之勢則易以章挾談游之威則易以章持負  
親之交則易以章而僕與公獨繫然起亦自足  
以立若語謂欲得尺寸以會其度者事固不可  
一二言也故有據形便按天下之籍而稱霸強  
者有距踊叱咤疾視而招天下權者有以一旅  
之衆張武軍之威四面服者有談說傲睨而百  
萬之衆北之堂上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  
里之城舉之樽俎折衝衽席上者是其爲藉與  
不藉何如也故又譬則飲食膏以膏之瀨以滑

之臙菹腥臊於是乎陳而非醢醬焉調則若以  
水濟水其可食乎故雖有伊之鼎牙之烹而不  
能徒焉者亦謂有所品節斯也故我之於古或  
有所宰割焉或有所熬錘焉期於旨不期於奧  
膾蜚口中頹又不號於人必自我出也故藉之  
與徒誰能知哉公乎擅古之極建典紹經配丘  
索有作僕所心向昔有夫妻臣妾登極望者敢  
在下風抑謂公好整以暇僕混混汨汨故與公  
之士戲也試憑軾而觀之其置之爲若弗聞也

亦惟子

重與郁人文

日者故鄣吳子來徵會於公辱儼然臨之長弟  
衰次狎主齊盟者幸公乎屬僕敢不夙夜且今  
茲德則不競而侈縱之以不有君子其何以糾  
迪邪志貞於聽夫名之浮好澆澆域域樹封洫  
誇嚴人情已爲衆所慕說則益嗜之若臭味焉  
爲汰已甚而安之不思所謂郵之也夫郵而效  
之郵又益甚其若之何夫時者所當值也而利

勢者風之所振發排蕩者也故時亦惟天之所  
置何必我者而風德以廣之風四方以達之風  
物以聽之若中不濟而外彊之其卒將復中外  
易矣有不顛擠覆壓焉懼哉故曩之言然深有  
感予衷爲感感者子今子今其何以戒我乎夫  
予之年運而往矣心志耳目能不從懷幸子時  
有規天亦將增滯發洩姑紓吾所蘊隆積時日  
湫底者乎其遂泯泯焉莫之興不佻正熙事承  
嘉况乎夫人不說學謂無害也學之於人猶枝

葉也枝葉猶能庇本根不學將焉取庇者予口  
諧昌辨博恣詼詭豈以誕污畜亂宿禍爲謾哉  
人閱其衷播敷導宣發蒙疏滯除慝修怨者非  
詞曷以苟文之不昭則泱泱溢溢翳鬱何述今  
海內共所指目云二三子實爲之者則猶以文  
告之及能聳動之耶不則何稱焉且吾與子旣  
無老謀又無壯事而人口語籍籍其罪我知我  
者兼有焉是何爲者夫事必有間而時極有反  
子之不惇燿顯昭於時統承先古之業命謂之

實休嘉之則以彼其文安所置之夫天之命子  
久矣而猶栖栖無所效之事阨窮憫勞若是耶  
人所曹好鮮不興人所曹怒鮮不傾卽且有  
子者矣予請爲之前使與二三子者屬蹇鞅執  
鞭弭相與周旋則吾子角之吾掎之惟中軍之  
鼓是聽彼以衆來盈願吾北之中野使投扁拔  
旆旋而號不其快耶且彼尅聞之謂多不能屈  
於郊望而欲闕我疆畧吾何邇封之有吾已歷  
越踰俗軼倫絕等而猶規擬尺寸揣量我者是



何怪耶不然吾且與子解其天殺弛其衷甲以  
其一介之鄙逞其願頰於人使白馬非白馬喻  
非喻言非言離堅白同異亦惟吾子壚捶間耳  
且自吾與子處始可以月數而吾有意乎子之  
爲也抑吾姑與子乘莽眇之鳥以橫六極之外  
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墮壞之野乎吾又何寤  
以今之世爲乎吾與子爲忘適之適無不適也  
者未始知其適也索吾子不可得吾又噍噍言  
之不置吾子其才幸焉

與吳瑞穀

昨翩然來思喜溢望外僕固不能致客迺辱過  
地若增而重闔若增而高自幸何以承特達之  
眷若此也已而蒙長箋累數百言過推挹尤令  
慙然自失今時譽所歸必勢榮之以而又善交  
納游揚爲之黨援引翼羽而鏃之一唱群和而  
名隨以立僕僻陋狷介狹中而孤安敢預當世  
名流期知我者公雖欲有於僕無以爲也僕今  
且老沒世而不稱焉何憾者若公與昨見郁君

既一時彥其所著錄必傳無疑僕或因附見之  
耶私心竊冀之公乃盛稱僕擬汪王二三君子  
僕豈敢望哉此皆名在日月際海內所宗游談  
之士無不倚以爲重又誰知世間有子威者而  
公乃欲並之耶此獨一往之士與時既乖絕詣  
與俗之異意氣擬託不無下及者僕意乃亦不  
有也何者元美實能獎蹙人倫翼卯天么被一  
言者卽能吹枯噓生君家司馬猶吾元美也故  
今操牘執簡東馳者未有一人不譽王者也操

牘執簡西馳者未有一人不爲汪袒者也聲勢  
驅而從之不得不合者固非有所見焉而斷斷  
以爲足當也僕自分勢不逮然意實有所上下  
見稍合作者卽爲嘉歎其以猥瑣游郡邑請丐  
者不能以虛辭借也若其拓弛無行滑禍刻害  
盜竊居民間者猶以拙詩假人顏色實所憤疾  
至才未發聞而精氣動薄藻華鬱翳者急爲指  
導宣暢之遇卽傾竭慕向若饑渴然迺翻爲人  
笑謂好立異甚則詆誹訕譏忿嫉侮凌弃斥之

不暇而又何歸往之有焉故私相與題目賞重者一二君子耳非通於俗之議也何者護前矜已人之恒情所謂惜才惜其不若者耳僕則必其踰已自度不能加乃始推服故亦道之廣狹異耶然僕於衷則虛懸衡故在不妄說人其肯預恐其進排擠之耶故僕雖名不稱於世其甘之沒齒無恨者於是非予奪不敢有毫髮僭何至抑損摧挫如不勝者且縱謂是在我一言可立使輕重若彼不受令者必自顯著何阻深闇昧

而不昭聞於世吾其若彼何哉故亦區區負恃不肯依倚當世爲名者何幸吾子眷知出始望外其爲快生平而攄疇昔可勝言也且吾土輕俠有切齒僕者外雖詭辭戚施而中實不相容傷哉何至是也特恐僕妨其進取則僕退然與世無營何以不免士有期於千載今乃近得公於數百里間則妄意後來者將因公遂能知僕耶輒自欣慶公所貽僕文高徹綺贍縝峻栗若此僕素所重無復云迺復下徵鄙著僕往者實

能庶乎今以衰謝昨公已見之矣然不敢辭聊復爾耳兼之偶爲人強邀致不能無嘒然疾亦隨作困卧連夕力疾恍惚就草甚以爲愧欲更之恐使人淹久且姑以塞命黃君初不識承過厚尤非所宜且無以稱塞如何如何黃君旣好古昨所示帖未是佳本倘來吳當爲訪之僕有數書皆往所選述無可授者誠欲得其人付之草草不盡所言幸亮

與吳瑞穀書

公昨歲儼然庭辱而教之僕未之敢忘亦未能以辭謁也僕僻在海於而公介居山國惟行李之使得相存邇復不聞問久僕所少卿乃來進而問焉則喜少卿之來實甚而得所聞於公無不宴也無不寧也則又爲之喜於少卿之來而得聞所聞也爲甚之甚僕老無復矣所爲志焉者於公焉欲有於後後乎千百世而知僕之得有於公也者無亦惟是不腆之文與而公之能有僕於是者無亦惟是聲氣之求而有乃不有

也僕之不競觀少卿之於文萬僕於所欲有者而况公又少卿所嘗北面者也公末不亦簡而弃之爲溝中之斷而亦奚以登之話言與且天實厚畀公才於師友間斷斷如也故鄣之才自昔未有若是盛者而皆猶旅人乎曹於衆未能駕而游執時之秉予奪當世一更其命令曰某也宜褒某也宜抑損之若元美於臨文無少讓焉而二三君子皆帥以聽惟其言莫予違則僕所望於公者不乃失辭與雖失辭弗損予異日

也夫僕與公胥命也非冀其或然也古謂陪阿之壤雷霆興焉而况夫士之甚烈之甚矯矯丈夫之言哉彼戟手而詈瞋目而語難不以主之而以柔翰所載從容燕笑語何不以怒干也以怒不正不正則勢之乎勢之所陵有人心者夫孰不矜然有槩於心哉故雖爲之懼內弗受也內何用弗受以其失是雖衆唯之一人非之舉天下猶且不可以一時之忿加之優悠之談所謂傳信者顧出於啐語之外存而不存之間者

若山藪谷壑逸隱荒遁者其所爲發憤人笑其  
何自厲者然其言立不期之千百世而人共稱  
焉今諸子之書故在者非窮而獨傳與今吾與  
子子之門人皆不顯於時亦無復以勢之利通  
尊高之位赫奕昌聞美大之譽爲也取子所著  
書與少卿所著並懸之日月使未目於人者舉  
得見之未耳於人者舉得聞之卽不一旦名沸  
然起而人之疑者且相聚而議於里社之下移  
日不能去其知者謂二子今之污漫恣陵好乘

人以所不知而以暴傲矜世務逞焉者猶之於  
二子病也然知不知奚怪哉固有相信於千里  
之外且幸有同焉者願子益淬厲之以未始櫻  
之鋒其光淡淡其影沉沉有舉其鏑不見其形  
斷割於無所承殊而不殊然且不使一當蒲志  
善篋而藏之夫二子譬則山之脊曰岡其枝隴  
曰巘別巘於岡而峭陵阻昧鬼鬼不可陟踐者  
則未知孰爲岡之崇與未知孰爲巘之崇與鄣  
之人故多俠其有能軾閭下里門致尊尚風言

必稱子乎子乎或輸之貨財懼不受或從之朝夕或乞言焉以一字褒與爲榮辱其亦異乎他所之冥愚不好文以財力雄乎則二子雖不足乎高位崇秩肆其所欲爲當世然州閭所欽名遠聞莫敢不折下傾信祇崇之其有驚狼明德悖恣無所忌者其亦樂乎君子之風而改厲愧悔乎若我吳往者實多君子其相祇奉未必盡儁爽能文才足預流者而好事喜名竭所以承望顏色得一顧拂卽生其光價繕飾臺館伎樂

絲竹珍膳爭相邀迎惟恐不得當致有因墮業隳廢者猶相逐不捨今而故家餘俗漸以更革衰薄非復昔之盛矣且竊議妄詆貴聲尚榮勢雖有相如子雲生於今尚以爲單墮壁立窮寂無所知名卽二子近皆遊於吳其俗之淺庸不長者已畧見之矣今少卿旅客能過之者幾何人與其能餽之者復有幾與僕尤以此恨恨喜少卿之來而惜其遊之困阨資費無以給津濟泝泛誰能周者得無若季子易水之上幸矣欲

其少淹跡得相與盡所懷與所爲同於吾子者  
稍燕洽賞重商畧抨彈指拾酣肆俛仰一世間  
而勢不復能悵快亦何極且懷吾子前期邈不  
可知僕老矣其尚能來與又未知事若何二者  
俱墮恍惚不可端倪聊裁素相寄辭不逮心惟  
引望惻惻

與守祠僧書

昨者創爲祠蓋謂先君子請庇於佛祈冥祐也  
故命僧守之固亦以淨業齋潔清居安養慈念

普愛戒持敦厲精進近以勸誘獎掖皈誠者遠  
則諷曉誨納漸諭風感格孚柔靡其悍強綏戢  
其間隙人其侮之假可凌也直在此不待歸曲  
彼不且慚沮乎奚以武力聞也前守者北鄙之  
性猶云未釋競於氣時忿焉致其憾曰吾涓潔  
不汗而爾何穢我土我之有封植則有畔爾何  
踰而以畜踐趾我哉我其詈詈不已則加捶焉  
鄰壤之有豕鷄者忘不收必馭之必遠或  
斃焉人漸以不堪走告予予數爲言爾戒固當



犯與且當視此如無有縱其毀侵凌敗突攘墮  
弊亦善喻之而已庸足較者而爾不爲寬存聞  
容廣閒長心而苑濁困滯皆責以不來而人游  
世矣其能無怨咨逮我乎且子之道以忍辱爲  
行人謗爾詈爾爲弗聞也者而况必報焉而更  
甚乎子之戒五而細行至五百餘吾固謂子之  
聞道且於戒專篤不一毫損也豈謂爾之能守  
此字無失墜而已此之爲能完與爾所保持孰  
重胡乃舍此重而論其輕也經云空無色又云

色卽空則吾與爾亦願空此不有焉何競爲僧  
無以復我自謝去今復招爾之爲我守也我所  
不惟佛是崇是奉而有他志爾其務專修習於  
佛乎道以寂爲主爾其杜門無所預爾其爲禪  
與宗教之傳于今殆氓道固曰無思無爲乎然  
其悟通非冥然昧然而可得者固始之精思靜  
慮蚤夜以作惟念所謂虛者非有物存而遣外  
消液習氣之未盡漸以屏之必使無一之不去  
而微動忽萌少有間卽潛恣焉者除之必力無

一念不續已而無一念留湛寂清寧廓然還吾  
初而不知吾之有貌言視聽舉天地萬物爲一  
其境入之無境而又可言者恍惚之際若有物  
存是爲吾性是之爲務其又何暇他爲而人之  
歸向者盡吾所知授之語以爲善非必爲吾宇  
守而爾之道成鬼神之爲爾遮衛充滿世間彼  
背戾者雖竭其赫翕熾炎淫威克怒不能動爾  
之毫髮而敢侮哉固亦當迴慮易向不覺其氣  
之折下從之而又何患其侵軼也假子而未及

茲言也則亦守爾之爭土乎此而有成得不退  
轉是猶可據依且易爲力是皆爾之習聞而吾  
迺爲爾陳之導師固云蓮不生汚池乎吾自不  
能而爾能之卽爾之得由吾得也而吾先人依  
爾之力咸得超證德逮九世以上至於無窮而  
吾所以祝願爾者爾其自愛無忘

重與素了凡論隄防書

前已累書陳白自覺爲煩乃復忽忽不能自己  
欲有所言不已甚乎然且爲公盡之者亦以公

善涵納不以狂恣爲罪耶夫吳水地也時之不  
易水居六七而民人之致力也亦惟水之視吳  
越之饒固以水稻之穰殖逮而百穀草木孰不  
資水而生者然水能生之亦能泊湮之此自昔  
之爲患溝洫之制與夫川虞水工之設河隄行  
田之使時省而月視之固未有不以爲首務者  
若近者則猶劇與比歲不登皆以水故然當事  
者未專精注慮詳求博詢所以爲之計也迨水  
之方作則爲之遑遑已乃相慶謂其不大侵雖

失亡無傷也怠緩無復深長思爲來者預謀所  
以備也僕竊有意謂吳之水利書自單諤外數  
家者大抵皆言踈濬鑿通排掘決蕩去其阻遏  
與夫湖衍水瀆淤壅汚下廣斥土之間棄者積  
爲葑田漸乃爲有力者爭佃皆當力復其舊開  
導浚治使水有所畜而畎澮消遂川瀆沱涘濕  
汭支流泝蕩漚漾水道所由入於三江者必洒  
濯平成其競趨於海也不遠道里雖有鴻淹之  
勢奔流橫赴可以速泄雖有潮泥隨衝去令不

能爲患如近者凌司馬嘗䟽請遣使按閱其利甚博然治水者止於踈之使流其防之而使無涸汨者則未之及也白圭自以其治水愈於禹圭之言誠過然而不察其所以治者則曲爲隄防也禹之治順水之性導之使有歸而已圭乃築塞障蔽使水能爲利而不爲害旣以此墾闢植藝致饒而因欲以施之國亦不可盡非也若秦地以鄭國渠畝收數鍾遂擅富強故其遺法猶可彷彿者今襄樊與豫土淮揚皆以隄岸拒

水其高者累丈而水面嘗出於民屋極上者比比也若閘地亦多爾爲澤爲陂爲隘使水旱皆有所以待之我吳地旣卑下則大爲隄以扞水之所從入其勢必先捐數千畝之地以爲之基則人情固已疑駭而又興數萬之工與所爲費者亦必鉅萬而後可則愈非今時之力所及也故言計似迂而可爲永利者莫過焉彼不能遠覽懸記擴開拘局之議即每歲所失損亦何可計量而安所底止哉今誠用圭之策於通川大

瀆水之經途也衆水必入焉以決瀉者崇以褒  
丈之隄廣厚其基堅築密砌雜下巨石令甃上  
樹以椅楊桑杞彌亘綿延勿使斷續而爲陂爲  
隘爲斗門節其出入若其內之支涇潛沱潭淵  
藪汚枯澤旆淀水之淳滄沿泳洄復之所又各  
爲之防而田之在防內外者又各因其高下而  
爲堧爲圩爲岸爲疆爲遂爲阡陌爲埒爲塘以  
司水之所至而以節以縮以漑以灌假水之濫  
溢也田之水可出之沙衍支渠受水之所又或

不勝則出之六隄之外江瀆湖泖也其外而江  
河之水溢也則不使浸淫而入之田假霖雨彌  
晝夜不息則人亦竭晝夜之力斟水而出之此  
謂天時猶可以人力庶幾者若墮農自安即豐  
歲猶不可爲尚安論哉然今之爲田非不各自  
爲防然工微力薄土踈而勢卑故方施力於岸  
水而防忽崩潰壅而入人亦惟坐而束手耳故  
非不知隄之利而不能合力有事即其中有預  
爲堅緻以虞其敗者工不窳苦故得獨全亦非

不知羨之而自甘受其弊無悔豈非愚哉即欲  
爲計則合數十家並緣圃而益培其田塍高仍  
其階而伐石畚土厚壅之則隨所治而有其效  
矣若大爲興築爲內外堤爲大隄岸爲永久圖  
者何惜不爲哉夫不一費者不大集不一勞者  
不永寧吳之水患數數而猶牽尋常之見何與  
若踈導之舉則惟爲水之不速洩也使者所按  
視彌年所施力雖未嘗徹然兼利於灌溉而拒  
閉其侵軼者防尤不可緩也吳之水沉滯而稽

留又非若他所之湍悍奔激漂疾故爲利爲害  
惟人力之視數年之間吳淞三江之奔注故爾  
而潮汐之淤塞則日以浸上其淘掘撈浚不可  
暫已固有專役工徒然或以歲之不易而有所  
裁省矣則何望越格踰量破拘攣之見爲莫大  
之役哉夫事體重大固愚智之所同惑而曲防  
厚慮殉一時之急與可爲數年之燕者非有特  
達之度如吾了凡者而可與深語哉且溝泐之  
變勢不可常故云或世見世不見不可泥一偏

之論而又非親履其地相所宜不可遙度懸斷  
因其屢遷而究所至要使不失吾防禦之策願  
吾子之圖之也

與魏季朗

自頃不聞問忽累歲時僕之日衰又可勝慨公  
方際明盛揚

主德躬化冶育材術遠近所傾是固知公之爲  
勞反也余君南來奉牘殷重喜慰何言公勞慮  
自公日昃不暇又繼以請業爲領延見饗接固

無間時而能念及往者攄雄思構新裁操楚音  
爲悽戾之詞遠慰窮交平非仁賢醴厚垂惻矜  
惠則烏能歷時久要顧省無忘若是者感戢又  
可言僕不得瞻奉者逮二十年乎公一官遂久  
憶往者城隅水側林臯藪幽借苑風游霧雲將  
雨師日相與遨娛耳亦不知其樂也間者濶焉  
公雖日顯而僕以益老其爲惻愴抑又可言願  
請者多忽又忘之公在

朝如從顯視幽其洞通互徹無不遍者即今才

賢僕雖微有聞烏能盡睹哉即公所知亦能畧示其人乎他人多意思不好揚人之善即僕所欲求亦謂異之且人尤畏偏其稍可陵者薦之青雲而知其不能讓者摧抑無不至此意謂自昔然矣僕近得郁君者才之謂幾近公已然稍習之而遽若有畏僕亦猶不免耶非然也是未可一二言也僕往者與公共砥砭砭若弗勝公固超踰翔馳遠縱橫驚無少介其中而僕亦蕭屑澹淡薄嗜遐企忽若無有而畢力覃思默詣

不知所以爲偶意所會形之詠言有倡必和各抒其鬱伊債結抑積含畜以自寫引怡懌遊舒發越陶愉而已進往逾邁日益不自覺若其妍瑕工苦勁緩約肆敏拙寧謂必齊騁並趨交鞅同轍先前徐疾不侔僂者然各自意且相耽尚不務求勝然而車軌塵輪掩跡轡之外無餘巧而輿之外無餘地是豈御之者有異心乎哉斯可以言巧而不可以術求也何者其始意不謀相及而所出途未始異忽焉不覺其已至疑必



有爲之指南者而公與僕未嘗知也故相與日深而人亦無間言謂吾兩人者真猶一體哉若郁子自謂精極左氏書籍以來未有左氏則亦未有郁子也挾左氏以令謂自漢以來虛無入此其憑負若此雖欲虛相嘔咐屈意僕僕謂非其情也能無猜耶且僕之狂恣侈誕惘惘若不足者此公所諳亦豈能屈折遜退謙晦以崇人爲而遇郁子又所慕說敦好愛獎附親之者而意若彼在他人能無忿然哉而愈益優進尊悒

推轂之者或疑其非情則僕何所不用情而自矯以奉郁子也又非然也僕求勝已者與之迄無所得得若人焉愜所懷甚快而又何快者且能逾僕極所望而未必爾人之好溢盈馮氣而驕悻悻謂多詆譏彈刺無所讓雖非中行其猶厲固可與耶僕往猶怯疑凌誅未能與人忘也故有動者今之視人愈益哀之惟恐其匿已閉固不吐衷輸臆而彼時能較畧指議不徒唯唯故心誠好之雖知其弊亦微示之虞其有所激

耳不則相與由古之道同而不同豈非所甚願哉宋玉自云性愚陋褊察信未達乎從容彼輕佼年少則爾而庸謂介特者艾者然且今之風日纖趣以浮易而文亦似漸渝而諂何耶公主秉蘭臺操其約劑以徵令海內意亦謂何若郁子謂左者必句擬而字效之寸寸而度夫與之絜方比量軌準鈇裁猶之可也而竊取焉甚不幾於盜乎顧自狼猜惡人之規之也他人不爾則藐之爲不類惟僕能不介固亦若不聞也者

而終不謂郁子文不善也然郁子舍左則不復文矣能規人所不及而不能以此受之人故謂郁子幸而窮耳僕年運而往矣精耗亡矣昔江令被欺鮑照才盡僕殆有甚焉雖公其若之何公才益適且覽觀天府之秘固著作之藪林詞藝之淵海也當代復何人哉近之名者僕頗得寓目乃大不爲郁子取斯則過矣然公所推挹者亦可畧教之與夫文古爲難稍降則不可而有往人患僕之蹇棘今而郁子誚僕之易也雖

動則疊疊纏纏若猶未竭而不能奮驥決潰不  
雕自刻奧嚴深峭遠謝於昔何其憊耶昔人雄  
毅豪上顧睨糾糾薄天而晚則替陵此其常哉  
僕亦何恨稱郁子所求乎今當有人矣特僕伏  
處無以知四方賢豪而意獨浪浪千載不敢希  
身後名獨綜虛勝超有無際每與言理者論不  
滅諦有執謂必盡者而言常在者多僕自信當  
與化俱流其絕也莫絕且此奕奕者可冥昧耶  
而郁子止負其生平不復謂有異日僕竊笑之

公亦幸教之承所爲先室哀辭不覺動容僕昨  
有憫思賦及近殤孫女亦有憫殤聊以請懷公  
久覽新著復作懷遠僕此藝廢久乃復強綴且  
此自有別方非才力可奪惟公素擅於楚故敢  
請外命及者別楮奉謝

與王鳳州書

久欲奉聞復不果傳者云公已得玄解真氣上  
通徹於關絡潮汐往來周作僨滿竊爲欣慶不  
特三賀僕亦嘗受竅通之旨疑未能就公遂一

且超踰信賦才懸殊不可仰企僕奄奄餘息將  
入滅盡或又云無盡者此誠難諭夫往古賢聖  
莫能度而公獨翹翹千載希世獨立且以餘暇  
玩弄游娛執文命以號令賞罰當世疇敢不率  
以聽恨僕朽腐不足以承蕭斧快快何極且公  
顯榮尊高華聞休鬯揚溢區內而又證登仙格  
高邈遐濶度世永延絕持無與而時杼其光藻  
淫鬻渙散落紙纔竟人已播傳此自公餘習宿  
諦欲罷不能若僕殫瘁理極悵恍無俚而復恬  
筆和墨吟研賞好者非謂此有足恃聊以遣放  
聊以永日譬彼候蟲之鳴或以股以翼以注以  
味與風之刁刁嚶嚶皆感於氣動於機有不自  
覺初不預人而人亦何復計者卽僕之不能自  
抑亦何與世間而譙讓時至僕亦若弗聞也者  
甚而新學小生顛倒其間妄自凌厲謂一登龍  
門可以平睨高視裁量掎繫此不足一笑且材  
之駟駿相懸雖鬣秣剔馬終不能遠縱佚塵短  
翼離纜雖或假之羽毛將陪鯁搶地益可哀耳

僕無意人間此曹子何足介而耳爲嘈囂所不能忍且與公生平舊相與於渺茫恍惚間人亦何從視其際而欲曲說投間容媚諂惑反復持兩端冀得咳唾以自張大者昔人譬之沉舟折軸固積微之患恒爾耶僕本諮公超世冲舉養練變化事而乃言及俗間不覺縷縷夫以不言言者旣相與默契則此之爲煩又何謂隱中不發者瑞光吳舊刹近幾廢撤僧樂天自北來欲令於彼結集故爲介門下幸進之使得預流者宗教其復振耶不勝爲懇之至

與人論賑恤書

比歲吳分陰沴侵于水德靈長滔涵或過時之不稔民庶艱食有位者蹙出矢言虞我之阡溺也其可貽我一日之燕無不用情顧慮之益深而事乃有不可知者夫自昔之言災之流行善救者莫能圖何哉其在古不過曰減膳徹懸不修游馳弛力役罷征繕大興發補不足今茲數者恐不能行而復有所別慮雖焦勞憫惻尚安

施哉邇之計者迺有勸分之議夫勸者諭之推  
所有及人則救蓄恤患扶濟補助自其親戚里  
閭舊故有不待諭者亦有諭之不能者此所以  
爲勸也今而曰勸貸不虞其幾於檢括哉夫胥  
隸之能爲害固宜有之然未有吳之異者吳之  
胥隸謂非人哉何其很戾暴殘賊害傷敗若是  
之無已者蓋其天性忍克狡貪所稟陰惡乖逆  
之氣而染習於見聞又無往非譎詭舛罔邪忤  
刻害之事又安知有所謂人理者雖明察之吏

忠厚之長臨之彼未有不獲逞者彼之窺俟揣  
測逆意承志無不先事以待其上而其陰計曲  
說諂妄迎順希望容悅外若愿朴歸誠於我者  
初雖御之嚴急而彼復假畏惕恐懼以中我不  
覺已墮其術乃猶謂我能督者不知其陰假我  
以濟其私督之愈嚴而彼愈得以張其勢也卽  
勸貸之說彼且乘而遍嚇之雖中下之家且不  
免逮獲所求始擇其與之少與夫懦怯易侮者  
籍之官而臨時又竊上下其手主者非不察明

公嚴然而閭閻之微隱與夫羸羸多寡替與時異烏能盡之哉則夫輕重軒輊又多懸其手而不能外也而况令之平市貧弱者則又爲其所梗平市烏能遍及貧弱者哉不且人闕而里詰之則彼又先戶之於外迨其得達而亦先恣所要矣卽今者行田水固彌望也而云不害且有菰蒲蛙黽之利者此其意果忠上與其果竭力公家恐賦之虧與抑逢主悅示已不私與且上之欲寬減豈非誠愛利此民人而胥隸必欲沮格使德意不下此誠何心不過欲便其私求耳且賦之盈縮與彼何與而主者之課最固亦不係於是且凶歲而能惠撫安集顧非誠效與何與不爲之寬賦而不能登計更爲累耶乃多陰喝其言不知所擇且不知彼賊胥豈誠爲我者以爲盈其數而入不卑則主者必急急則乘以索於下雖日程督而彼所詭變出入移易顛倒徒竭精神與之從事而簿書期會愈益繁滋日不暇給而彼之奸蠹自若也下而與軌里連鄉

之率閭左之豪爲市其所筭掠考訊敝於罪者  
愈衆而彼愈得志榜而死者日報而皆顧倩也  
彼軋沒者與胥覲及他負者皆匿之而自冒憑  
焉詐爲引伏而佯也者變態若神以售其欺故  
數見里豪常自咲笑謂若我何者人不敢發特  
數言勢家多所負以聳在位彼誠負亦或少後  
期耳敢若彼侵入之哉胥與之爲一多所要取  
亦不欲其速輸也假令能盡入之則彼何所藉  
者故主者若少停緩則胥隸無從肆且作計恐  
動之或云負者皆力足輸徵不可後雖已輸其  
舊逋可併督且以其可督者代不可督者前後  
相補不善耶主者不覺悅其言而不知彼不能  
無事無事則無從得所欲故雖饑饉塗地而不  
暇恤者謂彼負恃可怒而惜貲不顧公家急且  
彼胥誠急公家哉其意亦甚易知也若里之滑  
禍則有掌藉者其所寄隱竊匿尤鬼神之而與  
彼黨率軌長之黠者縱橫其間民悉瘖不敢出  
氣此於豐歲故猶未甚害今值大歉而扞德意



使不降又欲籍富家使貸賑夫賑未及民而先飽其饒喙則寔彼里胥隸人之由也彼皆長子孫於是雖復殛罰刑僇謫遣之其性不回而黨類且衆皆狼戾虎噬刻害之深雖逐去而後來者蔓延更甚且佯爲愿謹而窻窞莫窺在他所者豈徒未有言之亦豈能信者故今之修政殛災捍患格乎天人卽重爲䟽滌澄汰去之似可以召和消沴弭變安時亦何爲釋此不先圖哉若夫抑并兼同多寡立限制齊強弱均富貧意則善矣然行之大拂人情且自古然矣卽有行之者矣皆剥亂之極民不知所定設一爲之猶滋禍延害患乃不可勝言而今顧可速之耶且富民可與爲緩急固當稍培之以待事昔管子之用齊丁氏者可食三軍之師五月管子故善畜之逮行師以寶龜爲質而假其粟彼固不敢受質而三軍之食具矣管子又令受之以需後故今雖急猶可假之以俟且自頃者科索民已先盡其贍者能幾何家而復預貸之如後有甚

於此者其何以繼之故非謂不當有所裒抑與弱民之可殪也其策在上一轉移之間而惠利有不可盡舉者卽賑之以其實逮民惟不使有所障蔽焉一一而致之在昔黔敖爲粥於路以待餓者則古有之矣奚謂瑣屑不足爲哉

諭何汝賓書

爾年始弱冠卽握衛符爾知所以授之易未知所以承之難也諸衛尉林立語材武未能相過而智計敏慧辨給機變於此萃焉相與角立彼

伺便窺間乘人而鬪其捷者皆生於不可知而發於不可禦故不爲爾榮之而爲爾慮之其事固不可一言盡也且彼多爾父行爾折下之不爲過其與爾齒者亦惟恭讓可以服人若接其屬無不恪慎周於防而審所發機不厭密而發不厭疾權不預設變不先圖亦豈言所及哉特爾訥而彼多利於辭以之應卒旣所不如而彼之怏怏欲爲所爲者無時爾忘爾其可不戒哉若胥吏之屬馭之尤難彼之欺詒無不至而爾

初莅事惟精慮而熟籌之語云不知爲吏視已成事案舊牒兼訪咨而審行之且易溺者惟貨無謂無傷卽纖毫不可染汚以廉清自厲少年遠圖事業未可量奈何殉微小沮壞平生哉此卽爾立事之始本根在焉故尤願爾慎之若總攝衆端事之巨細由爾其分職者人心不同令彼自爲爾不同其利則亦不同其害若相連及則當善爲之所今卽當領漕漕故軍國重爾前將屯胥屬固有侮文者累爾今此曹遠役所將尤重而使者部臨監視耳目甚長水道波惡故亦視天時不盡由人力吾嘗謂國恃東南漕上其利害有可論者夫國家隆運方始萬無慮然寇盜之興何代無之卽荏蒲之警或忽焉作莛於中原近者三四年平之猶爲未久耳則歲漕不乃缺與若往者流賊所侵及甚廣爾時太倉之積固可支數歲無急也今頗不能且河水泛溢無時與風雨之震凌皆出不測漕之無虞天也吾意今近畿內者兗豫中山常山趙魏之地

皆可貯積令四方轉輸於彼或卽其近之郡邑  
皆并寘要害可憑據地儲焉又令以其暇運而  
之太倉或使諸軍就而給且往來道路習焉而  
又因耀武以示震疊豈不可備不虞而又不徒  
恃東南爲使無以量我者此固天下大慮非爾  
所及而爾之漕亦惟勵激其下作氣鼓勇無淹  
久得先入爲功哉若夫衛卒之弊今在所皆然  
豈惟吳者夫卿無戎行兵車不駕其弛墮之漸  
有由來矣往警於夷衛卒固無一人所仗者選

募耳平時坐食迨緩急不可使此由承平玩怠  
可不以時振勵之耶彼疲弊不能立者乃在行  
而盛強有力者皆依倚不可馭且百方避或陰  
匿戶版而尺籍乃漫滅去之而籍亦久不復稽  
雖伍符攝亦或以羸弱充而壯者不出也此相  
承弊可驟問哉亦惟稍嚴之使不甚虛伍可耳  
若校閱徒存故事安有投石拔距超乘者出其  
間也然豈無可選練激勵教習策勉之者語謂  
伍大夫善射簡服吳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

挫也故當其時破強楚而爭衡中國者非吳士  
耶胡今而遂不能也夫一夫決拾百夫善射是  
固董率者責也然而今之兵爲往歲中夷寇設  
者視其初何啻倍也夫夷啗我之利其情固未  
嘗一日忘所恃者 國家靈慶風濤爲之限耳  
且彼之狡貪驍悍乘我中國冒利者爲之指導  
是惟無入入則先犯我耳而所設諸堡塞果能  
禦之乎或謂禦之於海則易是固然矣戰艦是  
尚可一試之溟渤乎夫士不宿戒器不犀利固  
不可待敵而將卒多憚渤盪之險陸處艦亦多  
置之沮洳中雖寇至能遽赴耶且往更戰陣者  
垂二十餘祀當無復在其在者亦老不堪士未  
嘗見敵而能與角於海浦所入之道爭一旦之  
命乎固必不能矣若其登陸則必死之寇又可  
禦耶故備亦徒設而更費雖多祇坐困吾民耳  
往有好言兵者本無所解其往來四郡間於江  
甸海瀆湖漵港嶼島嶼路所通其要衝迂曲近  
遠亦頗詳焉而欲各置兵設守其開立則甚博

矣如費之不可更乎且棊布星列固兵之常形而完不在是居重馭輕擇要害并屯聚厚儲蓄以重將統之而餘乃列烽燧相接晝夜傳警可頃刻至則四面應之且併兵合戰而隨所急奔命諸鎮各出而要遮前後孰與散而不易合聚而貽之禽且可以持久可以阻遏可以掎角可以襲逐故惟使者時督視而教閱之兵必精而無務多勢必合而無務分此亦言其畧耳必使其侵軼入而後爲之圖亦無盡善者爾既當事

可不懼哉語謂十人之長亦須才勝九人夫才苟勝也而後可以語爲人長卽事作有所待之若幸其無虞而漫不爲之計吾恐一旦猝發驚無所措且爾父豈非幸哉縮符幾十五年而值宴然無金革之事以遷去今爾能及爾父豈非願與然卽且遷也其所之何往非立勲名地邪特材武籌畧膽決日簡練磨礪拓開淹習之韜鈴之士有當延攬者與夫擊刺馳突五間九攻伎術之有所長皆博求之而清身苦體重畜厚

養死士以需效爲 國家倚賴有古名將風爾可不勉哉

與余不然論詩書

夫所謂論事者必其人在事之外者也未離於事亦烏暇論哉故莊子云使同乎已者論之既同矣安能論之使異乎已者論之既異矣安能論之故論詩者其不爲詩者乎非直不爲詩亦不爲名者乎人謂不爲詩則安能知詩則又不然天下事爲則不知勝心甚也夫苟自其勝心

則所爲不復自知而惟嫉人之爲之也無論同異苟可肆其詆誹無不用者而又何論事之情也夫不復論事而惟其憾也者則論非無當而褊隘僻倚主於陵擠而非以取衷也故論詩尤有甚焉者取名太銳而忌前大猛也惟彼不爲詩者庶幾哉旣不爲詩則不與其名進退予奪何不可者故余生予願與之言余生不能措一辭自謂老明經近不知有若人况遠者乎則其無意於名與予同故可與言也夫余生云詩以

夷淡逸遠冲肆簡質出之自然不務色澤而意  
興飄舉此其上也古之人有能之者矣然人不  
數篇而篇亦不一二語也此可槩之詩人哉若  
以求之今則未有其人而妄取附焉則謂有所  
阿而鑒安在哉建安以來先論氣骨而沈雄質  
渾亦無復措手顏謝以降則主宏麗亦漸以多  
途而與嚴邃博刻切峻深削厲劇苦縱發驚絕  
幹之以力運之以才洽之以思遇之以神超之  
以情融之以興會而至於矜眩僻澁險棘齟齬  
徐庾乃或有之然非所尚也及唐又屢變則古  
亦無復存其自初至於盛降而中以晚代則不  
同而各有所至其名當時而垂後世赫赫在人  
耳目者今當代為詩者皆不敢望焉而徒指議  
之曰某也蒞牛耳某也登壇某也附庸某也禮  
先一飯某也不得與盟是何異饑者未嘗得食  
而徒云八珍九鼎何益也故今之論者專主於  
為名與有所嫉乃為忿激傷侵毀敗之辭而附  
麗者以諂諛佞倖逢合造為異端託顯者冀得



依籍而顯者亦初不謂然特以其意可哀進之  
 且駕說亦不復顧夫前人何論即今之數公者  
 其不能逮古則同就而論之固易見亦非可得  
 而誣者彼之妄庸無論其闇昧淺膚穉弱未有  
 知即且有所徇固不可惟戚若父子則猶可誘  
 而遂以酬恩結知希俸則何謂哉夫得之性生  
 語必天造無所杼軸不可思存淘汰必盡洒濯  
 必清澄凝無色惚恍無象其來也茫無端倪不  
 知所從生陽開陰閉恍惚入於冥冥之眇神調

之極兀若自忘其止也意足理愜融適流暢風  
 霖雨散宵無處所此必人自得之論固何為若  
 物色境象詩不假是何以成者然因是而訾議  
 生焉即自昔不能去者如明月照積雪北風吹  
 早鴈日暮碧雲合雖極佳境能舍物色乎常建  
 江上鳴玉琴儲光羲山門入松柏李頎禁柳垂  
 香爐浩然林間白馬泉岑參著書高窓下王維  
 天寒遠山靜故亦無傷物色用事則浩然山陰  
 道士鵝達夫當看越絕書嘉州之襍被含香摩

詰之少兒玉女與衆山孤嶼神女玉童則亦豈  
無故實然不累其神而成虛遠者不可勝舉也  
若我吳之詩則自季廸以來尚沿元之餘非不  
斐然盛徐禎卿啓之而益振自是迄今作者遂  
不可數矣海內操觚削牘者莫敢齒讓而忿嫉  
者或爲不平至謂不作吳兒語此誠不足言往  
者予所欽莫若徐丈紹卿黃丈淳父今存者則  
有瑯琊太原清河諸君固不可更僕數且執文  
命主蘭臺賞罰號令天下者非我二相君哉諸

賢之布在臺省予尚不能遍識固非所敢論若  
所見今之詩有鮮腴華潤有芒澤光皎有峻潔  
冲緩有濯濯清疎有溫燁韶麗有飄飄颺去有  
矯矯毅雄有奔流墜石有抗絕峭阻有雍容和  
雅密緻精詣鋪綴淹浸者夫固必舉其全而後  
可彼得其一偏而自謂獨擅擅則擅矣猶獨奏  
一音而宮徵安备株守一隅而安能覽觀八極  
無不睹也而以之自誇詡指目今之人而曰某  
也內篇某也外篇是何狂恣之甚而不見譏於

君子也且卽唐之名者而論其所尚固不一然  
未有不兼而有之自其兼而擇其合者則有是  
衆端而各擅其極故不可瑕疵豈特若李若杜  
謂之大家哉其耿於今固不可舉一廢百也且  
杜亦有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則自唐已有妄議者杜之言若此寧不用惕哉  
近允明祝氏亦嘗病焉欲盡舉而燬諸子固謂  
狂狷何足與論而置之話言余不然誠不能詩  
而視彼目不知書者有間予雖不好詩而視不

然復有間故以予論詩猶之不可惟不然之言  
是其足尚哉由其不爲固知非有所抑揚而論

唯也

### 與沈句章書

自往歲傳令君在特別公忽數年矣僕益老而  
公亦非少每一相念海內故人落落且盡如僕  
兩人存者豈非幸與而久不聞問一何甚哉其  
遼絕也公故喜游亦畧得之南來者云幸哉有  
子然數他適未嘗定居也公定精彊體力不殊

少壯道路跋涉殊不爲勞若僕日淹臥一室雖  
時猶間出然瞻顧眺引彌多感槩視往者行跡  
半已湮夷卽異時何復識者因念所與游或遠  
在數千里或近且數日程顯隱浮沉情態畢異  
卽肺腑石交而晚節末路可與歲寒者復幾何  
人僕與公相與亦不數數承公特達之顧尤出  
常情外雖間者濶焉時往來於中謂以僕之誕  
陵弛慢而公復矜高厲嚴乃辱垂情於僕自愧  
何以得此者公堅貞敦固而僕已萎謝疲薶質  
之勁脆相懸其受氣厚薄之驗與僕不自恨其  
瘁而羨公之豫和晚益調娛泰適有足爲樂哉  
夫百年大歸然有不制於命者若物之任霜雪  
者也故願公之及今其有所建垂無窮僕旣不  
能翻欲藉公爲計僕素寡與未嘗與人款曲亦  
由氣易盈簡輕伉矯不能屈折向人雖復當塗  
據勢尊高顯名或曾傾蓋或承眷知然尚不敢  
引援憑借附依攀假故其掩翳蒙覆晦匿幽潛  
亦自甘之不覺其爲僻偏拘滯也惟若彼峻節

危行毅色直詞名高今代義重一時無論其平  
睨遠圖何能有於卑下者然私心所傾竊爲激  
歎聞一舉止不覺氣之空涌蠶起此固慕嚮之  
誠衷所發哉然意非不切至而終不能妄有所  
通者何自以迂繆不涉世此何預人而強顏干  
謁不且蒙訕笑耶故亦有所去就而中心藏之  
可指數者當世不三四公也邇聞人云賢從蛟  
門先生與張虹陽先生俱請告又張司馬舒司  
寇皆解去朝列爲稀夫賢公卿之戚出或處初

無與人而爲之惋惜烏知所以感之哉蛟門先  
生僕不識之往聞敝邑郝令君言嘗激賞鄙文  
者僕之隱伏私處誰則知之而獨蒙採其浮華  
假之咳唾豈不佩服啣結徒懷此介介終無由  
致之今雖在告從容似可謝請而復有所難以  
素獲交於公願因間道僕所以宗仰者何如且  
非特爲感知之分旣海內望屬尤令神竦意越  
赴馳顛倒不復知其非據而近於諂阿者亦冀  
有以明其不然耳僕無所降屈而貴邑二三君

子皆辱申繾繾他所未有私怪何以得此若又  
因公得賊姓名於賢從是佩僕以昭華之玉衣  
僕以公袞之章也僕本無求而似猶有未忘者  
於賢公卿又不可以勢分拘幸無鄙其猥辱貽  
大方笑僕誠慚忤失其所秉竦竦何云

擬賀上相元日啓代撫臺

總章均政觀斗驗其分天休曆肇和率土羨其  
履慶偉茲統揖功藉斟調式是化樞力彰平燮  
恭惟門下啓宥鴻宸隆開元朔誕醇法象恭迓

丹符叶瑄鳳司戒祥協紀執杓鸞掖定律馭時  
萬寓依風温渥仰於銓鏡九瀛流化榮光自於  
上台某奉職南垣局官守而曠離瞻望巡師江  
服奉典度而眷懷賀私况里社咸懽沐泰階之  
恩地井閭傳詠靖三讓之舊封情馳千燎之晨  
鞠躬在列想念百華之耀傾首正朝誠效何輸  
頌言曷旣特由徼福嘉運喜溢群心憑藉寵靈  
荷承元祚無任云云

賀亞台元日

進璧上朝暖休和之肇旦贊陽當御嘉協氣之  
應辰邨鄆絲絲聲言康祝東都重席首醴談經  
恭惟門下璿籥迂衡玄律平分於四序紫樞論  
道熙光宣靖於萬方視正朔夫觀臺眷惟端揆  
覽嘉萌於品物殷乃袞司紹納天明斗輝珠燦  
具瞻華夏輪映階平念某禮曠作監俯自戢恩  
而仰霄漢情遙元會越因介使而效悃私尚賴  
照臨幸千社土風之純茂曲蒙垂覆喜初歲雲  
物之昭回涵泳餘波宴然鄠里醅醕靈澤謐彼  
踐長致斯眇末敬申履慶伏冀亮甄

又

九星聯曜輝匡衛於紫垣三朔獻春朗中台於  
璿象平斟元氣時紀攝提班和內階手携衡石  
是以肇開陽德攸序常陳恭惟門下躬萬品之  
爨調弼成造育握百司之殷要旋運化機斗柄  
馭時肅奉符於敬授璧輪辨日啓瑞檢於光辰

亮節簡知抗言忠獻睿謀爰發造膝功叅覽淑  
候之維新繹溫文之凱德紀初陽之麗景暢和  
仁之盛風某忝役封疆列職司於吳分謬當巡  
靖頒賦憲於南維拱以趨階瞻望徒深於政地  
寅惟將命賀私豈效於箋題誕由門閥舊邦夙  
蒙獎掖聲華江左懸仰鑄陶伏承華始之期竊  
傾靡荷之悃載洽履端之慶孰非宏保之恩無  
任

謝人貽詩集

光如明月卞生獨鑒於宵分采似卿雲宣榭偏  
驚於栢表徽天沿哲緒此華才絕代曠時隆斯  
藻制雖復商人五頌二逸師襄可使雅歌九夏  
獨奏皇矣信敦平厚和之韻務黜詭虛迅飛逸  
遠之風痛哉誇誕某戢聲晦影無預名途重質  
少文屏收淪暮曾何僻嗜遵彼海濱惟是好音  
尚懷搏拊然偏其自抑豈敢以致况瑕瑜將玷  
虞慮未周但共擬王城無詢劉袒徒嗟郁爾可  
復神馳眷然顧之不勝毛立輸心布款有理存



焉

移謝珍藥

晨露未晞濫玉盤之在捧荆臺欲進無中射之  
詭辭傳彼紫腴實惟上藥矧茲丹楛是乃利生  
况婦人免身古驚震圻夜半乳子義在無災琳  
花標色虛萬金之靈餌綠苗擢穎燁九采之流  
膏密授禁方精良有驗採擷巖岫徒爾消摩雖  
復隱居藥錄功減十全崔文神散效踰兼濟豈  
直襁褓蒙恩仁茲在蓐孕字攸賴宜彼孺嬰飲

惠弘多慚其實襲厚施何量曷可仰酬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新刊... 卷之四十一



